

阮毅成選輯前記

林若詩

黎明文化事業公司約我編阮毅成先生的選集，十分高興。我一向愛讀他的文章，平時收集了不少他的著作。阮先生原籍是浙江省餘姚縣，而於民國七年，在江蘇省興化縣的誰園誕生。誰園是他祖父晉朋（本名）公晚年退居所建的住宅，晉朋公為滿清同光年間著名的刑幕，一度擔任過江蘇省阜寧縣的知縣，著有「求牧芻言」及「阜寧縣志」，皆為富有內容的治世之書。但他卻也是一位詩人，三十歲就有「誰園詩鈔」問世。阮先生的祖母孫太夫人，出自安徽省壽州望族，也能詩，留有詩稿。阮先生幼年就由他的祖母開蒙識字，口授詩經及唐詩。阮先生的父親荀伯（性存）公，則是清末民初的名法學家。他擔任浙江官立法政學堂教員，又創辦私立法政學堂，自任校長。創辦法律週報，任浙江省諮議局議員、省議會議員、省憲法會議議員兼起草委員會委員長、杭州律師公會會長、浙江省政府委員兼司法廳廳長。逝世之後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。杭州市政府并將律師公會前的馬路，改名為性存路，以為紀念。荀伯公一向述而不作，也不好做詩。

阮先生的天分極高，自少至長，在學校中總是名列前茅。因遵奉父親的意旨，也學法律。他做過多年的大學教授，二十九歲就擔任中央政治學校（今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）教授兼法律系主任。先後又在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英士大學、國立浙江大學、私立金陵大學、法官訓練所、台灣省行政專修班、國立政治大學、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任教。在英士大學時，兼任行政專修科主任。在浙大時，兼任法學院院長。在政大時，二度兼法律系主任。在行政專修班時，兼任普通行政科主任。真是桃李滿門，聲譽不輟。三十三歲

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，為當時全國各省中最年青的廳長。在職十年，迭經抗戰、勝利、復員、戡亂各個時期。民國四十三年，任中央日報社社長，自兼總主筆。此後，他所擔任過的重要任務甚多。退休之後，又任我國歷史最久的東方雜誌主編，以迄於今。

這些，我都是從阮先生所寫的文章中知道的。很多人讚譽他口才便給，多年以前，香港星島晚報形容他：「一細細軀幹，雙目炯炯。說起話來，井井有條，頭頭是道，娓娓動聽，滔滔不絕。」我生也晚，沒有趕上做他的門人。但據曾聽過他教課的朋友說，他上課教書，從來不帶一本書，也不帶一張紙，只帶一枝粉筆，必要時方在黑板上寫幾個字。但是他出口成章，沒有一句廢話，記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。凡是聽過他講課或講演的人，最不願意聽說是時間到了，要結束了。

一般人以為阮先生學法律，又從政，只知道他會寫學術論著、法律條文、施政計劃、工作報告等公文書及報紙社論專欄，并且都寫得極好。卻未必知道他也能寫文藝作品，如散文、遊記、小說、詩詞等等。故就寫作來說，他真是全才。黎明公司要我為他編選集，我寫信請問他，應以什麼為內容。他回信說，那些公文書及社論，時過境遷，不值得再印。還是文藝性的作品，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，較有流傳的價值。他并且又寄給我許多他的舊作，要我自行選擇。這誠然使我受寵若驚，而我在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，全部讀完了之後，更是感到驚奇。因為阮先生在十五歲時，方讀中學一年級，就已經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，在杭州創辦刊物，自寫發刊詞。數十年來，他無時不在責任艱巨、工作忙碌之中。幸而他能

舉重若輕，取繁執簡。故在抗戰以前，就主編過時代公論週刊，寫了七十一篇文章，共四十萬字。又參加過政聞週刊，擔任總編輯。在抗戰時期，創辦了勝流半月刊。大陸淪陷，參加發起自由人三日刊，皆經常撰文。又陸續寫了四十多本書，包括有法律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史等專著，及各種文藝寫作。他又自民國五十六年至六十六年，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出版的小世界週刊，以十年的時間，寫了五百篇適應隨筆，將近一百萬字。內容廣博，文字清新。其精力之充，才思之敏，下筆之捷，實均難與倫比。而且聽說他讀書寫作，乃至於潤飾他人的文稿，皆極為快速，真是文不加點，倚馬可待。他自己說，他長於綜合，拙於分析。凡由他主持的會議，均能立即歸納各種不同的意見，作成結論，為大家所願意接受，故有人稱之為：「結論專家」。為了本書篇幅的限制，我只選了他的散文與遊記各二十篇，小說六篇，詩七十三首，以祝賀他今年七十三歲生日，其他的都祇有暫行割愛了。

阮先生的散文，寫得極為流暢，而且含有豐富的感情。我所選的，包括有各種體裁，多屬於寫景或抒情者。方杰人（豪）先生曾說：「傳記文學，近來似頗受人歡迎。主要原因在於有內容，不空洞。而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故事，都能引起讀者的回憶。對此，阮毅成兄實是天賦高手。」又說：「阮先生寫傳記文學，都能擷取關係最重要的一點，往返最動人的一件事，交接最親切的一幕，印象最深刻的一段，以輕描淡寫之筆，不蔓不支的寫出來。」讀來但覺各篇敘述，恰如其分。親切、懇摯、周到、而無阿其所好之感。為了篇幅的限制，我只能選錄了兩篇，一篇是記他的方外朋友——太虛法師，一篇是哀悼他學問上的朋友——徐道隣先生。

阮先生的遊記，是當代有名的。他自己說：「寫遊記切忌寫成地理教科書或遊覽指南，過份求其完備，遊記應該是主觀的寫法，有感情，也

有重點。」他足跡遍歐亞二洲，也遍中國大陸。我選錄的二十篇，最早的寫於民國十八年，以到台灣以後所寫的為多，皆出於我自己的愛好。那些地方，有我到過的，也有我未到過的。我到過的地方，覺得阮先生所寫的，都是我愛說的；假使由我來寫，決不可能寫得那麼完美。我未到過的地方，更覺得阮先生已經代表我去過了；日後假如也有機會去一次，我自己已經是識途老馬了。

阮先生寫小說，他自己說是受了他的好朋友趙君豪先生的影響。他說：「我到台灣後，常與君豪兄坐在一起閒談。他如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，冷靜而又熱情，博聞而又瀟灑。他常將他的所見，所聞，所想，所思，講給我聽，作為我寫作的題材。有時候，他自己寫了故事的大綱，交給我執筆。我則常如華生一樣，和他商量人物的造型，個性的描繪，文字的運用，而後做一個筆錄者。」他又說：「這些故事，或得之於傳聞，或出之於虛構。興之所至，作細緻的描述，以表現偉大的心胸，如此而已。」內容「雖則包有離、合、悲、歡的故事，卻並不以悲觀、消極、頹唐、玩世或憤世嫉俗為題旨，總是勸人向上，各有光明的前途與結局。」以寫「藍與黑」長篇小說著名的當代文學家王藍先生，評阮先生的小說，謂：「阮先生是一位老報人，是一位政治家，他寫的遊記，是久已膾炙人口的。可是，他從什麼時候起，又寫起小說來了？」「作家的頭銜，含有榮譽的意味。他不能由封派、贈授、竊取、或購買而獲得。唯一的方法是靠作品，小說家當然也是如此。」「阮先生的小說題材，多取自天南地北。抗戰、戡亂大時代中男女青年之間悲、歡、離、合的故事。人物寫得栩栩如生。尤可貴者，他把每篇的嚴肅主題，都不正面宣告，而是隱藏在美好的技巧之後，也可以說融化在成熟的技巧之中。」「頹廢、悲觀、灰色、虛無、邪情、暴力，皆與阮先生的小說無緣。他擅於寫情，寫的是淡淡的情，卻是難忘的情。表面似淡，

卻實在很深，很濃。他奉獻給讀者的，是一片童心與一片愛心。他帶給讀者的，是情感的安撫，胸襟的洗滌，在苦難中跌倒後重新站立起來繼續前進的奮鬥勇氣與力量。」

名文藝批評家王鼎鈞先生也說：「阮先生不是一位法學家嗎？他也寫小說？」頗覺驚奇。他讀了阮先生的小說，卻至為推崇。他說：「作者對西洋小說的形式，頗有瞭解，但是他投在中國舊文學裏的時間更久，收穫更多。」「他寫的的確確是白話文學，是相當純正的中國話，幾乎完全沒有歐化的痕跡，也沒有矯揉造作的文藝腔調。它是一種非常簡練的白話文，句子很短，多用成語，少用虛字。」「小說中人的口吻親切活潑，說的完全是中國的現代語。依照情節的需要和人物的性格，安排許多變化。但是無論怎樣變化，也不失去它基本面目。這是真正的對話，使讀者忘了白紙黑字。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。」「阮先生寫愛情故事，男女主角深夜談心，沒有一句提到愛。他們沒有接吻，甚至沒有拉手，但寫得非常纏綿。」「他說故事的口吻非常平淡，他的故事裏沒有刀子，沒有鮮血，沒有死亡，沒有飛車，沒有懸崖，沒有病症。」「阮先生也寫詩，詩比小說空靈。他寫的小說與詩，皆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，覺得有千言萬語沒有說出來；而這千言萬語又不知如何說起。在朦朧的後面有清晰，在清晰的後面有隱約，隱約的後面有沉重，沉重的後面有空靈。阮先生寫的小說所以能具備某種特色，恐怕得力於中國舊詩的這種韻味。本來小說是一種體裁，詩是另一種體裁。作者顯然打破了這兩種體裁的隔閡，隨心所欲的加以轉化，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本領。」「風格麗特的畫像一篇，精緻溫柔，點滴有力。全篇充滿了愛國家、反侵略的精神，但是絕對沒有口號八股，可以入選最佳愛情小說，也可以入選最佳愛國小說。好的愛情小說容易找，好的愛國小說難找。」「諧趣園中的故事一篇，取材的角度奇特，

潛藏的感情非常豐富，是一篇好小說。」阮先生的小說在他的小說集序中寫道：「我重閱自己寫的小說，好像每一篇小說中的男女青年，都圍繞在我的身旁，在聽我敘述他們自己的故事。」這是何等寬宏又何等親切的心情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。

阮先生的夫人錢英女士，字峙雲，是江蘇名教育家及名詩人錢謙益（偉）公的女公子。雖則也是習法律的，卻也愛詩。她的祖母黃太夫人是清初名詩人黃仲則的雲孫。她真是詩人之女，才人之婦，令人羨慕。逸塵公到台灣後，被推為春人詩社社長，逝世時，享年八十。于右任先生親書輓聯，謂：「詩壇久領春人社，遺命難忘復國年。」阮先生與其門人伍稼青先生收集遺稿，刊行了旅台詩集，又刊行了外集各一冊。阮先生有能詩的祖父母，又有愛詩的岳父與夫人，則其對詩的愛好，自有其淵源。他說，他在五四運動之後，就試做白話詩。後來覺得白話詩不及我們傳統詩的洗鍊，乃自民國二十年起，改做五、七言近體詩。他又說，他不愛做應酬詩，也不喜歡用辭典或拗韻、分韻、和韻。他只是借手下筆，從不刻意求精，也不於事後雕琢。有時候他自己覆看一遍，也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會如此寫的。阮先生寫下的詩並不多，我又為之精選了一遍。其中以記遊的詩為最多，可與他寫的散文與遊記參看。抒情的詩也有幾首，則可與他寫的小說參看。

阮先生說，他從來未學過文學，更沒有學過文藝。他寫文藝作品，完全是出之於興趣。但是他又說，「每一個人都有文學的天才，只是未必每一個人都能獲得表現的機會。因為人都是有情感的，而情感則為文學的基本要素。」其實，是由於阮先生本性聰明而又仁厚，待人熱誠，自奉儉約，閒過則拜，從善如流。所以他才能寫出這樣好的文藝作品，處處表達出溫柔敦厚之旨，這是真正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結晶。我何幸而有此選擇的機會，謹向讀者作鄭重的推荐。